

生活：“血性”德育的意涵 ——论罗辋重的生活德育观

刘超良

(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所, 湖南 娄底 417001)

[摘要] 生活德育是罗辋重在陶龛学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。罗辋重的生活德育价值取向于“充实生活”, 强调在师生“共生活”中进行, 以学生生活“自治”为途径, 构建师生“诗的生活”, 从而成就了陶龛学校师生“血性”的道德人格。

[关键词] 罗辋重; “血性”; 生活; 生活德育

[中图分类号] G47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3-0755(2009)05-0064-03

罗辋重(1889~1950), 今湖南省娄底市西阳乡白鹭湾人,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, 与胡适、陶行知同学,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时人誉为“教育之神”的爱国教育家。罗辋重主持陶龛学校, 埋首乡村教育改革三十年, 以“血性”校训、“群德体智美”五育并重、无分数教学、学校家庭化和“旬日教学制”等诸多特色而闻名于当时的海内外教育界。

“我们唯一教人教己的方针, 就是‘血性’。”培养“血性”的道德人, 是罗辋重关于德育的根本目的。“信”与“义”是“血性”的本义, 亦是培养“血性”道德人的纲领性德目。其中, “非常本色”、“非常老实”、“心地光明”、“决不虚伪”之为“信”; “富于牺牲的精神”、“肯负责”之为“义”^[1]。陶龛学校对“血性”道德人的培养, 注重在生活中养成, 即以“生活德育”的形式展开。所谓生活德育, 是指在生活过程中通过道德的生活而进行的德育, 即德育从生活出发, 在生活中进行, 并回归生活, 引导受教育者过善而美的生活, 养成丰富的道德品质。生活德育是罗辋重在陶龛学校实施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。在本文中, 笔者拟对罗辋重关于生活德育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进行探讨, 以期对当前学校德育在道德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有所启示。

一 “充实生活”: 罗辋重生活德育的价值取向

“教人做‘人’”^[2]是陶龛学校的德育目的。人之为人, 是因为人是完整的道德存在, “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”^[3], 由此而言, 道德是生活中的道德。如杜威所说: “道德同存在的事实性密切相关, 而不是同脱离实际的理想、目的和责任相关, 作为道德基础的事实, 来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作, 来源于人们在愿望、信仰、满足和不满的

生活中相互关联的活动结果。”^[4]可见, 道德是与生活一体的。“教人做‘人’”之道德, 不是背离人的生活而构建的先在的、绝对的理性命令, 而是源于人的生活, 并在对生活的批判性反思中构建的“成人之道”, 为人的发展的可能生活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, 提升人的生活境界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 罗辋重认为: “在校之目的是教育, 希望从生活里得到教育, 在教育中充实生活。”^[5]

“充实生活”, 是罗辋重对德育价值的重要认识。德育具有“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的各种德性和道德人格的过程中, 使人们得到一种自我肯定、自我完善的满足, 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”^[6]。在罗辋重关于“信”与“义”的道德原则指导下, 陶龛学校“以‘爱’为中心, 而以服务、效劳为最高理想。……舍己献身, 而为他人、为人类”^[7]。罗辋重倡导“生活教育”, 强调学生“自小就培养成一种生活的能力”, 追求“有价值的生”, “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, 便要个人的生命融化到民族生命一起”^[8]。

罗辋重以崇高的德育价值观引领学生发展高尚的道德精神, 并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。在陶龛学校, 教学工作、各种学校活动和师生的日常生活, 无不渗透着“信”与“义”的“血性”道德内涵。在民族危难时期, 陶龛师生积极开展捐赠活动, 组成宣传队、慰问团等宣传抗日、慰问伤病员和军人家属、赈济难童, 以抗战行动实践“血性”的道德精神。正是在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对民族生命价值的张扬中, 陶龛师生过着“善”的道德生活, 丰盈着内在的道德世界。

二 “共生活”: 罗辋重生活德育的过程

“生活是德育的起点, 儿童是生活着走进德育的。走进

[收稿日期] 2009-08-16

[基金项目] 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“罗辋重德育思想研究”资助(编号: 08A033)

[作者简介] 刘超良(1965-), 男, 湖南邵东人,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, 教育学博士。

德育的儿童并不意味着其生活的中断,儿童仍然生活着,德育就在儿童的生活中开展。”^[9]有效的德育应该在生活中进行。罗辋重认为:“实施德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偶发事件中,加以亲切的指导,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,于其言行举止中,发现其个性,才好个别加以诊断,对症下药,才有效果可言。”^[10]在师生的“共生活”中,利用“偶发事件”,“加以亲切的指导”是陶龛学校德育的重要过程。

首先,利用“偶发事件”,实施正面影响。“共生活”,教师能亲见亲闻学生的言行举止。罗辋重将学生在生活、学习和各项活动中出现的“偶发事件”作为德育的“最好的机会”,因为“偶发事件”最能反映学生德性的优缺点,也最能体现学生的个性。利用“偶发事件”,针对性地对被教育者进行教育,获得好的教育效果。罗辋重善于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,如有学生随地吐痰、说脏话、损坏图书等,凡是他遇到的学生“偶发事件”,都会及时抓住机会,对学生进行积极的道德教育。同时,罗辋重也始终要求教师“尽可能地与儿童共生活”,以随时了解学生的道德言行,并适时对学生施加正面的道德影响。

其次,亲切指导,转“恶”为“善”。罗辋重认为:“儿童之染有坏习,可说完全是外铄的。家庭、社会、学校,都要负责。儿童本身,不任其咎,但今之一班小学教育工作者,多半对于儿童偶发事件,认为不合的,常喜直接给予一种惩戒,这容易使小生命脆弱的心灵上烙着很深的创痕,甚至使之终身受到影响。”^[11]对这种不道德的惩戒教育方式,罗辋重认为是“反德育”的,不仅有害于学生道德心灵的成长,而且会使学生形成一些“作假”、“应付”的恶德。对儿童的道德养成,不能“严辞厉色”,而应该“亲切的指导”。教师只有在与学生的共同生活中,才能理解学生道德心理,实现道德心灵的交融,这是“亲切的指导”的前提。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,应该“施以个别训话,将‘所以当为’或‘所以不当为’之故,反复譬喻,务使被训话者有反省余地,能够彻底的觉悟,如万不得已而必须处罚的,亦由其自己认定罚则”^[12],即在教育方式上要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律之以纪,使学生实现由“恶”德转向“善”德。

在“共生活”中,陶龛以“教育爱”^[7]反映了师生间生活的情与理交融的道德教育价值。“情”是陶龛师生“父母子女”般的人文情怀,“理”是陶龛师生追求的“血性”道德精神。在“共生活”中,教师利用富有道德意义的教育事件给予学生“亲切的指导”,滋养着学生的道德心灵,养成学生“血性”的道德品质。

三 生活“自治”:罗辋重生活德育的途径

罗辋重承继杜威“以儿童为中心”的教育观念,主张学校的一切均“为儿童所有,为儿童所治,为儿童所享”;对学生参与的各种活动,强调“凡是孩子们能做的事情,都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。”从生活德育而言,生活“自治”是陶龛学校培养学生自治能力,养成学生独立道德人格的重要途径。

罗辋重指出:“儿童的良好品性,须从心理的观察出发,教学过程中培养,实际活动中训练。”^[13]从生活“自治”中养成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性,陶龛学校设立自治组织和课外活

动场所,如“陶龛乡公所”、“陶龛学生服务团”、“陶龛消费合作社”、“篮排球场”、“游艺场”、“展览室”等都由学生管理,教师给予适度的指导。学校还安排一部分工读生在“茶水处”、“印刷室”、“图书室”、“理发室”做工。生活“自治”不仅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生活能力,也能培养学生热爱劳动、自食其力、“处群”、“律己”的道德品质。同时,罗辋重还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担负一项为大家服务的日常工作;每逢妇女节、劳动节、父亲节、母亲节等,儿童们都要开展爱心活动;学校的工友、老师去世了,儿童们都要为他们举行葬礼……陶龛学校的学生在“教育爱”的“自治”活动中,养成合作、互助、奉献的道德品行。还有,陶龛学校实行寄宿制,家境贫富的学生在伙食和住宿条件上一视同仁;师生同食,不搞特殊化;要求学生们整洁简朴,杜绝奇装异束。陶龛的学生在“自治”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平等、俭朴的德性。

在陶龛学校,“自治”是学生生活的重要教育形式。“自治”让学生“做中学”,在“做”中形成“经验”。“经验”把学生在校学习中获取的知识与生活过程联系起来,这不仅使学生获取一定的生活技能,而且能养成学生生活的道德智慧。每一个人的“经验”是独特的,也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。学生生活“自治”是实现个体与群体互动的有效方式,有利于形成学生独立和群性和谐的道德人格。

四 “诗的生活”:罗辋重生活德育的内在意蕴

陶龛学校“环境极佳”,师生“精神亦有独到处”,过着“诗的生活”,1933年原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吴研因视察陶龛学校时如是说。“诗的生活”给“师生以‘美’的享受,又给师生以‘德’的熏陶”^{[14] 183}。

陶龛学校位于涟水之滨的白鹭湾,背依梅紫山,面临涟水河,“烟霞与白鹭齐飞,涟水共蓝天一色”^{[14] 167};校舍阔广,院落幽静。教室排列整齐,音乐室、美术室、图书馆、阅览室、宿舍、食堂、礼堂、操场等,错落有致;陶龛广场翠柏成行,古式房屋飞檐斗拱,西式建筑参差交错;校园被围墙环抱,林荫掩映,幽静雅致。“念念厅”、“光明室”等建筑人文深情,校园钟声、鼓声与涟河的摇橹声、垅中筒车的打水声相应和。如陶龛校歌所言:“梅山苍苍,涟水泱泱,山明水秀,求学的好地方!”在如诗如画环境中的陶龛师生,人格修养与周遭环境的和谐有序相通相容,情性得以陶冶,德性得以净化。

陶龛学校的师生不仅“诗意的栖居”在怡情养性的环境里,而且过着丰富多彩的学习和休闲生活。在陶龛学校,施教不限于校内,教学不限于课中:学生求学,向书本求,向实验室求,向大自然求,向工厂农村求,向一切有知识的人求。学校有很多节日、纪念日,每逢节日、纪念日,师生们都要隆重庆祝,开展多彩的纪念活动。陶龛学校的师生作习时生龙活虎,有条不紊;休闲时,漫步于校园林荫下,游乐于白鹭湾的浅滩和沙洲上。陶龛学校师生“诗性”的生活,表达了对“本真”生存方式的追求,展现与养成了纯真质朴的品性。

“诗的生活”是自由自在的生活,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。罗辋重把真善美交融统一于教育活动,将“以‘爱’为中心,而以服务、效劳为最高理想”的教育人生提升至诗化的生活。这是一种诗化的教育,不仅使教育之美丽无处不在,而

且更重要的是使陶龛师生实现了自我存在的最高价值,升华了“善”的德性。

[参考文献]

道德形成于生活,并随着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。道德并非“理论专修”所能习得的,因为这只能学到僵死的道德教条;道德也不是脱离生活的“苦心修炼”所能获得的,因为脱离现实生活的道德是不存在的。正因为此,罗辍重注重“生活德育”。

罗辍重以“血性”校训引导陶龛师生,教做“血性”的道德人。在陶龛学校,不注重以专门的德育课程教学生,却关注以教学、各种学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因素影响学生。在罗辍重的德育价值理念中,德育应该张扬个人生命价值以求永恒的民族生命价值,并因此充实个人的生活。有效的德育是在生活进行的,陶龛师生在“共生活”中利用“偶发事件”给予“亲切的指导”,以培养人的道德品质。学生是德育的主体,应该在生活中学会自我道德成长,由此,陶龛学校实行学生的生活“自治”,培养学生独立而群性的道德人格。人的性情陶冶和德性修养受人文环境的影响,陶龛师生诗意的生活以“本真”存在方式修炼出淳朴的人性品格。这些,就是罗辍重生活德育的意涵所在。

笔者无意以现代教育理念“雕塑”罗辍重的生活德育价值观,让学界为之敬慕,然而,我们不得不承认:罗辍重实践的“生活德育”,即从生活出发,在生活中进行,并回归生活,提升生活境界,从而养成人的“血性”道德品质,这在民族危难时期是难能可贵的。今天,当教育理论界倡导的“生活德育”理念难以付诸德育实践时,如果我们能从罗辍重的“生活德育”模式中汲取某些合理的因素,那么无疑有益于当前的学校德育实践。

- [1] 罗辍重. 陶龛的校训——血性 [N]. 湘乡民报, 1929-03-28
- [2] 罗辍重. 陶龛旬报 [N]. 1941-07-20
- [3]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: 第1卷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72 30
- [4] 杜威. 杜威文选 [M]. 孙有中等译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7: 116
- [5] 罗辍重. 陶龛学校试办战时农村实验中学班 [N]. 陶龛旬报, 1938-02-28
- [6] 鲁洁. 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 [J]. 教育研究, 1994(6): 46
- [7] 罗辍重. 教育爱 [N]. 陶龛旬报, 1943-02-28
- [8] 罗辍重. 学生? 还是学死? [N]. 陶龛旬报, 1939-10-28
- [9] 高德胜. 知性德育及其超越——现代德育困境研究 [M]. 北京: 教育科学出版社, 2003 181
- [10] 罗辍重. 五育价值重估 [N]. 陶龛旬报, 1947-01-18
- [11] 罗辍重. 救救儿童 [N]. 陶龛旬报, 1940-03-28
- [12] 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[J]. 长沙: 湖南教育, 1937
- [13] 罗辍重. 陶龛旬报 [N]. 1940-03-18
- [14] 余国纲. 教育之神罗辍重 [M]. 香港: 新风出版社, 2000

Life Implication of “Warm-blooded Character” Moral Education

——A Study on Luo Zhou-zhong's thoughts of life Moral Education

LIU Chao-liang

(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,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Loudi 417001, China)

Abstract In Taokan School, Luo Zhou-zhong carried out moral education in the way of life moral education. In Luo Zhou-zhong's thoughts and practice, life moral education aimed to enlighten the life of the students, which followed the path of living together and students' self-governing. In Taokan School, Mr. Luo tried to build the poetic life and cultivate “warm-blooded moral character”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.

Key words Luo Zhou-zhong “Warm-blooded Character”; life; life moral education